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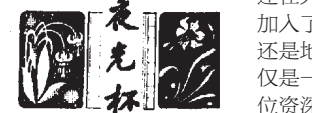
想念六叔吴祖强

吴霜

我“哦”了一声,看到他们把病床对准了那个庞大的核磁共振仪的入口。

在我的眼里,六叔一直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很小的时候,在北京我家的四合院里,我总会看见他和娇小的六婶带着堂弟吴迎一起从月亮门那儿走进来,他们是来看望祖母的。进门必先到西屋祖母的房間去问好。然后,六叔六婶会和祖母一起坐着,爸爸妈妈会从北房过来,他们一起聊天讲话,而我和堂弟在院子里玩儿,玩儿得不亦乐乎。年轻时的六叔是那种相貌俊逸的男生,吴家人个子都不高,六叔也不例外。但是吴家男生都很俊秀飘逸,弥补了个头的缺憾,然后都是娶了美女。

那时候我正在妈妈的安排下每周跟着一个武功师傅练习戏曲毯子功,妈妈希望我将来可以接她的班成为一个戏曲演员。那时候的六叔对于我后来的事业前景不可能有什么想法,他所做的是全力培养我的堂弟吴迎学习钢琴,将来做个音乐家。我在妈妈的熏陶下全身心浸润着中国戏曲的精髓,堂弟天天在练习钢琴的同时亲近着各位西洋音乐家的传世作品。我和堂弟遇到一起就玩闹在一起,回到各自的家中就是跑在不同路上



没有蝉鸣的夏天是不完整的,且愈是炎热,蝉声起得愈早愈响。高大的柳树下,我无论如何展目细瞅,也无法于繁茂枝叶间寻出那叫得起劲的黑亮小物。这小物,学名:蝉,我们都叫它“知了”。

调皮的哥哥们眼睛尖,他们伸出粘了松香的长竹竿,瞄准下一个伸一下竹竿,有的蝉警觉,吱嘎大叫一声飞逃,不幸被粘得的将是鸡们的腹中餐。

年少时在北方所见的知了大且黑,它头部宽短,额下有一根像细细的针管一般的口器,用于吸取树干的汁液来维持生命,因其这种对树木的破坏性行为,它曾被称为害虫,孩子们因而捉之为后快。

夏天,蝉鸣声从早至晚,是暑假的标配,我从不觉烦。但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小小的它如何能发出声来。曾央求哥哥们“鸡口留情”,将战利物送我一两

三月十二日,我正在给一个学生上课,接到堂弟吴迎的电话,说他因事不能外出,要我去一下北大医院住院部去为六叔的医疗手续签个字,因为一直住院的六叔需要做核磁检查,需要输血,而这些都要家属签字。于是,我下午去了北大医院,在病房住院部通向核磁共振室的走廊上,我见到了六叔。

我已经四五年没见过六叔了。他患病之后住进医院,到今年已经是第五个春节了。六叔仰面躺在移动病床上,盖着白色棉被,头发是剃光的,嘴上戴上了口罩。我走近几步,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他的原来浓浓的眉毛有些花白,原来十分有神的眼睛已经是闭着的,皮肤十分细腻白皙,没有一般老人的粗糙,应该是长期住院所致。医生、护工、护士还有我,扶着他的病床推进核磁共振室,我问那个年轻女医生,他是醒着的吗?她低头看了一下病床上的六叔,说,哎!睁开眼睛了。我看过

去,六叔的眼睛睁开了。我叫了一声,六叔!六叔目光清澈,望向前方。医生小声对我说,他应该是没有意识的了。的两架小单车。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开始发生了转移,我喜欢唱歌,唱我听到的每一首歌,大大多于我唱戏的频率。而六叔敏锐的眼睛捕捉到了我的变化。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六叔对我妈妈说:我看小双的嗓子很好,让她去学唱歌吧。就是这样,我成了歌唱家郭淑珍老师的一个小白丁学生。记得郭老师对我妈妈说,吴霜是一张白纸,白纸上好画画。所以,六叔是我音乐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我跟着郭淑珍老师学习了多年歌唱技术,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再后来留学美国印第安纳音乐学院,唱歌剧、开音乐会,大胆改变风格,把中国戏曲的许多表演方法融入在西洋歌唱中,六叔一直在关注我。我后来的演唱时不时被有些业内人士批评为离经叛道不尊重传统,但是对新事物持接纳态度的六叔总会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在这一点上,郭老师和六叔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在我赴美学习的许多年中,六叔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到副院长、院长,后来在中国文联任党组书记,同时依然兼任着音乐学院的职务。这是他长时间考虑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前,六叔还在大学里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还是地下党组织。他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还是一位资深的老党员,后来上

30余年前到意大利旅行,在水乡威尼斯住了好几天,那充满梦寐气息的景致,一直是我记忆里一颗晶光莹润的珍珠。丰满而又轻盈的运河,清澈一如透亮的空气。厚厚的云絮被河水浸得软软的,为数不多的游艇穿行水上犹如腾云驾雾。澄碧的水乡,宛如一幅超尘绝俗的水彩画,岁月静好人安恬。

然而,这竟然不是天长地久的。五年前重访水乡,发现这颗珍珠已经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一块粗粝的矿石——刺耳的吵闹声不绝于耳,杂沓的脚步声随处可闻;广场群众推推搡搡,运河游艇往来不绝;整个地方,被世界各地涌来的游客挤爆了,闲情与浪漫,无迹可寻……

啊啊啊,我听到了内心的呜咽,威尼斯这座水乡,被游客“谋杀”了。

曾经,在杂志上读及一篇报道《一日游客,水都新威胁》,沉痛地道出了水乡令人担忧的现状。

报道指出:目前盛行那种“一日游”的观光模式,使威尼斯的横街窄巷塞满了来去匆匆的游客,让正在下沉的水都变得更加的低俗。最可怕的是,每年将近两千万人次的观光客,如洪水般淹没了城市与住民。居民不



级希望他担任中国文联的职务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六叔深厚的音乐造诣是他一生痴恋的根基,让他从心爱的音乐事业完全转行到行政领导岗位去,是他不能想象的,所以他向上级表达了接受组织任命的同时依然不离开音乐学院的职责的意愿,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一个人同时担当两种重要职责,可以想见工作量会有多大。在六叔五十至七十多岁的时候,他一定是夜以继日地满负荷工作着的,那样的繁忙或许注定了他的身体会在晚年出现问题。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六叔曾经因为脑供血不足出现过头晕心悸的情

况,他有时还会带着心脏监控的仪器。有一次他在看病之后带着仪器来到我家里看我爸爸,他们兄弟俩相谈甚欢,开心得很。我爸爸说,你好像工作比较累吧?六叔还笑着说,没办法啊。再后来,我们发现六叔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点。我记得有一次请他参加一个活动,他不止一次地问我地点和时间,最后还用笔记在台历上,他说,不记下来不行,我会忘的。慢慢这种情况逐年加重,频率变得高起来,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但是除此以外,六叔的体质一直都还不错。

可是不时参加活动他会突然失去方向感,让司

堪其扰,纷纷搬离,在1951年,威尼斯约有17.5万居民,如今,只剩下寥寥的5万人。许多年轻的一辈都离开了,他们慨叹在威尼斯生活愈来愈难了,就以乘坐水上巴士来说吧,明明是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但他们却得拼命和拿着大包小包的观光客挤来挤

被游客“谋杀”的地方

尤今(新加坡)

去。那些留居于威尼斯的老一辈,也刻意选住在离圣马可广场远远的地方,在那个游客无处不在的夹缝里,勉强维持着正常生活的假象。

毋庸置疑,旅游业的发达的确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这些年来,我的脑子常常不由自主地浮现着一张老姬的脸。这个年过八旬的苗族老姬,住在越南沙坝的山区小村。

那一年,是旅游书上的这一小段介绍文字,撩起了我对沙坝的好奇心:“坐落于深山

里的这个苗族村庄,是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园,安于现状的村民,在此过着原始朴实的生活,快乐而又长寿。”

我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颠颠簸簸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抵达了这个云雾缭绕的村庄。房屋惊人地简陋,锌板屋顶、泥搭墙身。屋内,干裂的泥地上,一个老姬坐在比她更老的土灶前,添柴扇火,为家人烧饭,白白的烟气里,氤氲着浓郁的饭香。此刻,有两名游客,拿着相机,在咫尺之遥,对准着她的脸,左一张、右一张,乐不可支地拍着、拍着,在他们的眸子里,我看不到任何尊重,有的,仅仅是一种跋扈的好奇。老姬的自尊被碾压得不成形状,她困惑而又无奈,想要闪避、想要逃避,但却无处可闪、无处可逃,于是,那一张老迈的脸,便像挂了秤砣似的沉重。

这个淳朴的村庄,在外来游客的“入侵”下,单纯的快乐已像沙漏一样,一点一点地流失、流失了……

每回看到被旅游业恣意蹂躏的地方,老姬的脸便会清楚地浮现……这是一个无声的控诉,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个世界性的棘手问题呢?

诗二首

高昌

静安居漫笔

粗观犹在握,细数半成虚。
对酒颇难胜,拈诗略有馀。

记者手记

惟馨兰蕙气,且醉静安居。
眼老花未渐,楼低日上徐。
当窗眠磊落,摊梦泊清虚。
闲阅书成海,欢游我一鱼。

霜雪寒侵骨,乾坤情满腔。
晴霞歌棘路,朗月透芸窗。
破雾丹心在,凌云铁笔扛。
襟怀新月朗,帘动好风徐。

联成青史迹,脚印一双双。

心理学家有一个称为“自决”的概念,指的是人规范自己、鼓舞自己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就能够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愉快,业绩卓著。面对“新冠”带来的各种悲伤、各种不确定性,我们更需要这种自己对自己的心理辅导。

对着镜子照一照,镜子里是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心理导师。心理辅导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做些尝试。

减少“噪声”,使你更好地“听见”自己。这并不难做到,你可以删去无关紧要的短信、帖子,对于你不能予以控制的信息一概不予理睬,仅保留你信得过的信息渠道;严格限定每天浏览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的时间。

对于亲友、至交,你也可以事先和他们讲明,每天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留给自己“独处”,在此时间,除非紧急事件,一律不回微信,事后再补。然后,做深呼吸,感觉心脏的跳动——头脑中的喧闹就会平静下来。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控制每天的日程”。要学会控制你的每一天,而不是让这一天来驾驭你,今天要做的事就必须做完。

晚上,抽个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做成

了什么,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事情值得庆贺一下——《论语》里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其实就是老祖宗的自我心理辅导。我们生来的倾向是比较善于找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其实,更应该费尽心机地去找出一天的成功之处。

享受日常生活的小“欣喜”:和好友通了一个愉快的电话,做了一餐精致的晚饭,辅导女儿做算术……这些,都会使你变得乐观。日复一日发生的事给人以秩序感,可预测性。哪怕是为

自己整理床铺,你都会感到高兴。你不能解决“新冠”问题,但是你可以每天下午两点喝杯咖啡,或者每天睡前快走半小时。

国人常说“既来之,则安之”,其意义含有要学会接受挫折,与心情沮丧共处。一味想着驱赶自己的坏心情,不会奏效,它还是会回来困扰你。要做到接受挫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调整期望值,体育比赛中由于失误没有得金牌,拿到铜牌就不值得庆贺吗?考试做错了题,没有进重点高中难道就不念书了吗?提醒自己,坏心情不会一直纠缠着你。花了时间,花了钱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你的也会包括这句话。

我还是不喜欢吸食牛血的牛虻,就像不喜欢欺凌最底层百姓的人。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

心理辅导更要靠自己

